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一

宋 楊復 撰

祭法　祭禮五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自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　疏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爲言也云以佐王建邦保國

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又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閒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祇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自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事謂

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古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疏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又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

實柴或為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　疏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歆神始也又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槱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

事列於畢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揔據天地宗廟諸神令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禋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皆有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禋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令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坐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

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

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尅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配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圜鍾為宫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丈於義不得分為二

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內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為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言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破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

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主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為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

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勑四時知

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閒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具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主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于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尊稱之鄭云昊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以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詳見立君建國條所引禋于六宗注疏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

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

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註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疈為罷鄭司農云禩當

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云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犂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疏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又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

三祀唯有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
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貍沈與疈辜二祀三祀具得
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
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
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
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
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
案孝經緯援神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
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云
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
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
十九年傳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
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
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祭法
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

衰者遷社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據漢法以況疈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

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並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犂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咎曰犂為祝融句
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
故先師之說犂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為祝
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
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
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
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彼必據鎬京者
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
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
為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
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
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
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
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
或省文者互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
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

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
曰庪縣或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
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
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王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
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貍川澤
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貍沈祭山林川澤總言不祈
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貍之川澤有水故
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疈疈牲胷也者無正文蓋
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解析之故以胷言之云
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
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
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
天子于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
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
四方不作祀作記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

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祭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報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報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以肆

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疏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總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衮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

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又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圓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後爓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

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之言灌灌者經云祼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灑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噓吸出入之氣為魂耳目聰明為魄人死魂氣歸于天為陽形魄歸于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

啟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事俱然者如向所說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事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也僖公以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

公廟中而為祫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為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云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讖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三者為祫禘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禋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

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祼是則天地宗廟皆樂爲下神始煙血與祼爲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者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孰也　春官

以上經注字音見天神等篇後皆放此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

東祀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疏曰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

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
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
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此經直言祭
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
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
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
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
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
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
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
無道追論成王之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
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戶竈
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
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
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
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

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曲禮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人見天神地祇篇王制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晳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疏曰禮器云至敬

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瘞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

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宫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宫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疏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壇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攘祈攘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攘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

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為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為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

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法

祭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為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為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　疏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　同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

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為道德之初始故云
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
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别虞氏云有者以
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
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
並熊氏之說也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者但經
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
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
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
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
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此餘處為大祭總得稱
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
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
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
帝本紀黃帝為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毁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黄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内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同上

七代之所更立

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同上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受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大傳

趙伯循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黄帝則所為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義同舜也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義與殷同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也鄭玄注祭法云禘為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者有四種耳非闗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何闗圜丘哉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尊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

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詳見宗廟篇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

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諸侯礿犆〔互明犆礿文〕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嘗祫烝祫〔詳見宗廟篇　同上〕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

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

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宫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别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詳見宗

廟篇
祭法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乃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服 小記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衆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　詳見宗廟篇中庸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　詳見地祇篇　祭法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詳見百神篇　同上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詳見宗廟篇）同上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

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

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蕃謂能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疏曰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為總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黄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

為配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者鯀塞水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禹能脩鯀之功者謂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黄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

共財者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其如上事故得祀之顓頊能修之者謂能修黃帝之法契為司徒而民成者契為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

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 同上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先祖法度子孫所常守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疏曰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舍此魯國更何之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杞郊

禹宋郊契盖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常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禮運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

襮黼領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疏曰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郊特牲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

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或問程子之說善矣或以為成王賜魯以王禮惟得以祀周公者未有考然以魯之郊祀觀之則初不為周公之廟而設也恐其說亦不得通矣　論語八佾朱文公集註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旅祭名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山名

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同上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一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兹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

宋 楊復 撰

天神 祭禮六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示音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放此本或作祇○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 疏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

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吉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疏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據邦國以包王國又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禋音因李音烟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

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颺音風 疏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矣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以肆師職言之禮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

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王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與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圜鍾為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

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即春秋緯文耀鈎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黃受制其名含樞紐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北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北中又文耀鈎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星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

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詳見祭法總要 春官

大祝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加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禋祀祭天神也 烜況晚反 疏曰知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加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潔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潔之德云禋祀祭天神也者大宗伯昊天稱禋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槱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禋義則知禋祀天神通星辰已下

隋釁逆牲

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隋許規反又思圭反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　疏曰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肖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示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示薦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釁者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祀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於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云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爓熟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為侑者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為侑

來瞽令臯舞臯音嗥嗥九高反劉戶報反　臯讀為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為呼之入卒子忽反呼火故反　疏曰臯

讀為卒嘷呼之嘷者依俗讀云來嘷者皆為呼之入者經云詔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詔人言來亦呼之乃入鼎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嘷皆謂呼之入也

相尸禮 相息亮反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疏曰凡言相尸者詔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室漼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

既祭令徹 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春官

司服掌王之吉服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疏曰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又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也　疏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天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　春官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曰言為大裘者謂造作黑羔裘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云以共王祀天之服者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又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袞已下皆有采章為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天官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　疏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墠又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是也

以蒼璧禮天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　疏曰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圜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蒼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牲幣放其器之色

放方往反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　疏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出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

圭之等是也又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説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寳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即符信者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

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説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　疏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摠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説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説四角角即邸矣以無正文

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與圜丘者也彼人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揔四時迎氣及揔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　春官

玉人之事　疏曰云玉人之事者謂入造玉器玉瑞之事

天子圭中必　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隊　為于偽反隊直類反　疏曰上列天子及公侯伯之圭於此獨言天子圭中必者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隊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云讀如鹿

車綥之綥者俗讀之也此綥絢組一也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郊天所以禮其神也

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疏曰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此直言尺二寸案典瑞注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揔計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祼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别有尺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徑幾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引典瑞者證祀天為夏正郊所感帝兼國有故旅祭五帝之事亦以此圭禮神也　冬官

天子祭天地歲徧

疏曰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皡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黄帝秋曰其帝少皡冬曰其帝顓頊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為命祀百辟卿士既云祀百

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摠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知方岳之神是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歲徧者謂五方之祀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皆徧故云歲徧又曰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

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之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摠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　曲禮

祭天埽地而祭　疏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　郊特牲

祭天燔柴於泰壇用騂犢　燔音煩　壇折對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　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

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祭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 祭法

祭天特牲 疏曰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 禮器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王制

大祝辨六號

一曰神號 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昊天上帝 春官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疏曰天神稱祀地示稱祭宗廟稱享祭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又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韗人為皋陶有晉鼓鼖鼓皋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 地官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黄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鬼魅以動物羽臝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上生時掌反去一起呂反度待洛反魁苦賄反間間厠之間　疏曰鄉來說大司樂教國子以樂自此已下論

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在樂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又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者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以據而言焉云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者案典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為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為上生子午已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

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蔡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故鄭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徧作六代之樂言徧作樂不一時俱為待一代訖乃更為故云徧作也云以冬日作之至物鬽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

彼明旦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爲異也云動物羽贏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者以尚書不言動物故釋詁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之也虞書者案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樂彼鄭注戛櫟也櫟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堯後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甬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云笙鏞以閒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

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云鳥獸蹌蹌者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為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下文別而言之故云又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庶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摠言三禘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列尚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祖考即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即此經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

乃分樂而

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疏曰此與下諸文為揔目上揔云六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祀天者欲見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序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　疏曰此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彼據鍾磬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毛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綿亦此類也又曰云以黃鍾之鍾大呂

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相通也言為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是以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以後皆然是其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

月星辰也者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禋祀中日月星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辰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日月星别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槱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說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

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疏曰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嬴孚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孚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天則天神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榮彼注云淰之言閃也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獝狘飛走之貌二者皆據魚鮪不淰不可於龜更言魚鮪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　祭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畀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祇是

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為匹謂止巢而孕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角如字古音鹿徵張里反 此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以此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

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孤竹竹特生雲和山名　疏曰六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也言圜

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天神言皆降者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示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變已上所致有先後也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也　春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猶圖也居謂生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之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生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句紀具

反　疏曰序官注云神仕者男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案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仕是巫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援神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埽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案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為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為大一常

居傍兩星為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言結五帝已下是也孝經說云祭牲滷栗者據祭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天人陽也陽氣升而祭鬼神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

疏曰言以冬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鬽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略亦當在墠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之明日也　春官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其所當共脩埽除糞洒 要一遙反洒色賣反 疏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共祭祀之具及脩之埽除也又曰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鄭云及明堂者摠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者言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為重故要之以刑引明堂位彼在祭祀之下陳

之謂祭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略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不應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又云具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脩掃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埽除糞洒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諏子須反散西但反齊側皆反　疏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為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又曰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為期今言前期十日明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

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祭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及執事眡滌濯

眡音視 疏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祭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知者祭下經及納事者是祭日此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又云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

之爵知然者案少牢饔人概鼎七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豆籩及勺爵此不言七俎豆籩勺爵者之爵中含之

及納亨贊王牲事

亨普庚反劉普孟反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　鄉許亮反　疏曰又猶至也至納亨者案禮記明堂位　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者即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又曰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云謂嚮祭之晨者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嚮祭之晨此祭天與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祼而後迎牲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案亨人職職外內饔之爨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彼魯侯用天子禮故引以證天子法

及祀之日贊王

幣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　齊才計反　疏曰及猶至也至祭日謂質明質助也執此玉幣爵三者助而授王也又曰案特牲少牢皆質明行事故知旦明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上云祀五帝以為迎氣於四郊之等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云爵所以獻齊酒者紫冪人云疏布冪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以其祭天無祼故無彝尊也云不用玉爵尚質也者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質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祀大神示亦如

之大神祇謂天地　疏曰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云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誓戒已下贊玉幣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又曰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為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神為小地故云天地也　天官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省本又作眚息井反　鑊户郭反齍音咨相息亮反　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涖視也　疏曰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

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與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亨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曰案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摠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摡祭器故據而言之摡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

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致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盛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

攝位 與音預 王有故代行其祭事 疏曰攝訓為代 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 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春官

右昊天天神之祀 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 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言覆施均 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 大戴禮公符篇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

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　仰如字劉五朗反熛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九反拒居禹反沈又音巨汁音叶劉子集反竇音獨本亦作瀆　疏曰自此已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圜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又曰云兆為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玉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

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三皇興伏犧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勾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王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為暘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

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内山川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祟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内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春官

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重直龍反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重帟

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疏曰張大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壇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為義又曰祀五帝於四郊即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月令四立之祭是也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必兩處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小一幄退俟之處云重帟複帟者謂兩重為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莞筵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帟不同五帝五色帝即靈威仰之屬　天官

司服

王服大裘而冕

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　疏曰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　先鄭注云大

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　春官

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天官注疏詳見吳

天天神之祀

大司冠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疏曰禋之言煙禋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摠享五帝於明堂也云戒之日者謂前十日卜之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冠則臨之云戒於百族者大司冠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為之是以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逮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皐於大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大宰乎故知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又曰鄭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王自澤宮而還入皐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又於庫門內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親也族親故入廟乃戒之**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納亨致牲　疏曰鄭云納亨致牲者謂將祭之晨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寇為王引道故云亦如之**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　疏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中明者絜也主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

火所取於日月者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 秋官

小司寇凡禮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 疏曰云禮祀五帝者祭天曰燔柴即禮祀也故云禮祀五帝五帝所祀謂四時迎氣揔享明堂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謂將祭亨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實鑊水為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煑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槀亦謂洗牲肉也 秋官

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其器反或音冀 洎謂增其沃汁 疏曰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洎鑊水增其沃汁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爨言須鑊水就爨增之亨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

所沃盥者案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
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
王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
沃盥惟在宗廟為祼時　秋官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疏曰云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者但祭祀之牲皆體全具故以牷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文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揔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又曰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揔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豫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

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展牲則告牷

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曰先鄭以為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牷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牲時云舉首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碩牲則贊

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疏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者云博

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紖而牽之又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拴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是其事也　地官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肆他歷反注肆解肆去同司農音四注肆陳同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疏曰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又曰鄭解司徒奉牛之意故云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徒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者骨體肩臂脊骨

之屬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故云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為𩰲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為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解當彼鬄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為肆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脀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脀始後豚解解也若宗廟則無全脀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 地官

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昌睡反 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為于僞反 疏曰以下有饗帝

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爲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

大饗帝

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　疏曰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偏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爲祫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

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　疏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牷於時有司嘗祭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又曰此犧牲之

文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具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北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于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月令

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 鞞步西反箎音池本又作篪敔魚呂反本又作圉 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 為于偽反下為民同 疏曰鞀字或從兆下鼓㕘周禮少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

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鞞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二尺六寸五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布告如埽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箎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鈎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注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箎者釋樂云大箎謂之沂郭景純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

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空釋名云篪啼也聲如嬰兒啼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為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鍾者衆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鍾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音囂以玉石為之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又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月令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辟必亦反　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

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句古侯反見賢遍反

疏曰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為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為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為民祈穀從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又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為雩祭云雩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烖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

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揔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少皞配白招拒黃帝配含樞紐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絲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脩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

之中為五月不雨脩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識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是識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為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注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

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致不數昭二十五年七月再雩秖是一旱之事為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為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為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為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說旱不為災是三部也此三部摠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為旱脩雩也雩書月者為脩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為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為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為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為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

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不雩

月令

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疏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為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為一恐人為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后耕彼祈農事者則此以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大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即

是靈威仰亦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月令

右五帝上帝之祀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讖緯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

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灋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更古衡反王音旺下王天同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為義或無可言者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君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

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為之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蓋天子與天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事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祀為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

唯句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五帝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誦詩三百謂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

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疏曰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衆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為一獻之祭言一獻祭

群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者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堪足以行大饗之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其禮雖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大旅雖總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雖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堪足以行大旅事天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者大旅雖總祭五帝是有故而祭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堪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配氏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於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又曰知大旅祭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

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嘗祀祭天也鄭氏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圜丘俱包之也

禮器

惟聖人為能饗帝

謂祭之能能使之饗也帝天也疏曰惟聖人為能饗帝者以饗帝為難惟聖人能之　祭義

易曰王用享于帝吉

伊川先生曰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饗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饗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易益卦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粢音咨秬音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疏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

謂之欝邑欝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欝謂之秬邑邑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邑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涖玉鬯者謂饗大鬼也柭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　表記

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共音恭下同

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疏曰列次也來歲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太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尊王之上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同姓異姓皆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

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之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饗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疏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

月令　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文之令月令四為田　為于偽反下為民同　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

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
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
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
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
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稈古文
云令月令四為田者令田
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
以共皇天上帝以為民
祈福
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
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
也上帝太微五帝
事神因事神之時為
疏曰為民求福者雖是尋常
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
為民祈福浪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
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
帝太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
昊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

帝不祇是耀魄寶之上帝為太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别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别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月令

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大音泰　疏曰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

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太皡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又曰案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崇樂記云豢豕為酒周禮犒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

月令

牲孕祭帝弗用

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子也

易曰婦孕不育 疏曰此易漸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也 郊特牲

聖

人亨以享上帝亨普庚反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鼎成新故為亨伊川先生曰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聖人古之聖王也易鼎卦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伊川先生曰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易豫卦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注疏見下郊祀條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

宮頖本或為泮音判 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

疏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界然後祭尊也又曰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存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者明堂位云配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故知也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者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云將以配天先仁也者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云頖宮郊之學也者周人立太

學於東郊魯侯太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為頖宮頖宮在郊天子亦以小學為辟廱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　禮器

桓公五年

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傳例云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雨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言凡凡祀啓蟄而郊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已上疏見祭統時日條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

則書以識慢也　疏曰祭必當卜不吉則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日之節則書以識其慢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鄗曰凡地之所生者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訖　疏曰言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為求雨求雨之意指為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脩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殖種殖之義在于禾黍未開凡品揔稱曰

毛將何所據解聖人之於四海不偏一物愛人之情特深懷抱百姓所恃其急於食食雖民天天不降雨嘉品不育時澤之來普汎無私雖非百穀亦沾有渰之潤公田已流遂及之惠彌遠故捻凡品為毛明天德之道廣列子言山川之毛指謂草木公羊所論非專禾麥寒凉之地本不種苗鄒衍吹律乃始名生物謂之黍若以此言之公羊所言不毛鄒衍之前當鄭伯與楚語時也又上傳云冬大雩非正也秋亦曰非正也非正是同而問不異及答之直釋月雩為正則四月龍見常失正故也解成七年冬大雩傳曰冬無為雩也言用禱禮明禾稼成不須雩失時不二故問同而答異注當須雨其解也聖人重謝請請必為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脩其禮冀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謂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

生故直其二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脩雩之節不言四月非正也故曰是月不雩則無及矣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益故以兩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

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應乎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謂君必為先也其詩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　疏曰案月令大雩帝此言大雩文與月令同同祀五帝帝天也而曰上公義更何取且雩與禱本自不同而引禱辭以證雩何解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帝既雩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即此傳所謂古之神人通乎陰陽使為民請雨故言請哉請應乎上公

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文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

成公七年冬

大雩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疏曰傳例云月雩正也時雩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人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雩則不及事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雩九月雩是也既過此節秋不害旱則冬無為雩也故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是鄭意亦以不

須雩唯有禱請而已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上時掌反守手又反燎力妙反又力弔反禪善戰反　疏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中成也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于天又曰大山謂方嶽也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為之者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至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列方嶽亦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又封土為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為之餘嶽則

否其巡守則每嶽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云孝經說曰王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為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為墠墠謂除地為墠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為文紀錄當代號謚案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告報之義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以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于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

度審諸道德皆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今案書說禪者除地為墠而白虎通曰以禪讓有德其義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正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犧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云云者亦泰山旁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守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太平有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熊氏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已難於上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

疏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者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為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又曰饗帝於郊

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謂此也禮器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疏曰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祭義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

嚳口毒反　禘郊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以上尚

德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 契息列反

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郊禘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夏后氏以下禘郊之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詳見祭法注疏

郊之祭迎長日之至

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故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天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

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人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人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上文云乃奏

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又奏黄鍾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為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

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譽配圓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譽是周之遠祖為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上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云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圜鍾為宮之外皆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

為亦用黃琮熊氏以為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柴天色玄而用蒼犢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用蒼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以用匏為尊皇氏云祭天用宗廟犧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陳而皇氏以匏為盛牲牢之器義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

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圜丘之祭周人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

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稱祖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

之記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與泛齊又與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食之沈齊諸臣為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之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

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醍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沈用醍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罍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於本經所須處各隨而解之他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

郊特牲

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疏曰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又曰此易

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桒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

郊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

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　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

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又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穿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為此說所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載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為謂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

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旣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

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為周事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為此周魯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矣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

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人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牲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始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為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

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祭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案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玄同融又以為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于上帝以龍見而雩此五帝之雩並是皇天之佐其

實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齊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為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受命謂告之退而卜 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郊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與如字一音預 疏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

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蠲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於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故禮器云聚眾而誓之是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

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雁或為廢　還音旋重直用反

疏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

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　疏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

氾芳劒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　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剗初產反又初展反令力呈反　疏曰郊祭之旦人

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上

化主嚴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感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疏曰當祭之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又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

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用袞冕故經云袞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過古禾反疏曰首戴袞冕其璪十有二旒法則天數也

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

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疏曰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為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又曰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

也

兆於南郊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稱尺證反

疏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為簋匏謂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

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太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太牢故召誥云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案羊人云賛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

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特牲指用牛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尋常山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䄍

稷之牢則用騂色故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則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牲祈禱之祭或用牝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牢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如前說

牲用騂用犢尚赤者周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養牲必養二也疏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者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又曰祭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止不郊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音迪又使嘯反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遺時又選可用也　疏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

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又曰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瘦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以上郊特牲

禘郊之事則有全脀

全脀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其王公立飫則半解其體而升之大俎謂之房烝親戚燕饗則體解節折而升之謂之折俎亦謂之餚脀 詳見國語周語

郊血

郊祭天也 疏曰郊血者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為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為極敬

也又曰知郊祭天者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是郊為祭天也　詳見祭義又禮器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闇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日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疏曰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　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又曰案洪範庶徵云曰雨曰暘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之時亦明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故讀從曰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者恐人以夜為陰晝為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云亦謂此郊祭者以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大事亦謂此郊祭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疏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

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

疏曰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為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

即祭日月崔說人非祭義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喪冕者亦從尸服也喪大喪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為尸疏曰尸服與王同大喪節服氏亦大喪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案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云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彼據臣卒者上服以家祭上服不得用助祭此據王自然用卒者家祭上服服大裘也引春秋傳者是外傳晉語文夏官

右郊祀

傳郊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疏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

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　禮運

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

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　荀子禮論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　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羣神也　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禮運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禮器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

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

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為圜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築為圜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學者謂南郊與圜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圜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牲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滌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

赤也用犢貴誠也（犢質慤貴誠之美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地圓丘之地埽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

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必止氾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恭敬事天故民聽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灋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

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家語郊問

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注云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於尊嚴其父也　疏曰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云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為天者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注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為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 謂父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疏曰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又曰云謂父為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為天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案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

以配之也　疏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
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攝政因
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
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
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
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又曰云后稷周公
之始祖也者案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
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
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
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
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藉
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棄為兒好種樹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
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
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
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

命作周祭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其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案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為客是外至也須人為主天神乃止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案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人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時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為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注亦符此說唯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案爾雅曰祭天曰燔

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説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為圜丘言於郊為壇以象圜天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勑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説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説為長伏以孝為人行之本祀為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

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須修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為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主鄭是非於禮記其義文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據機要且舉二端焉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天子布政之堂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　疏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案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即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案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王五方為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為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為嚴五帝卑於昊

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案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交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與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

季秋大饗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

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内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疏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于四海海内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内六服諸侯各脩其職貢方物也案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孝經

尚書大傳曰維十有

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為尸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為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立郊而以丹朱為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為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知當以丹朱為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為禮 尚書大傳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疏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内

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又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為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今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曰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不為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

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為祈農事者斷有旨矣祭祀者為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為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

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佑人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月令仲春之月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存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存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蟄直立反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夏戶雅反

疏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為中氣是啓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

之節時過不可復郊故言耕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矣當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春秋左氏傳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疏曰龜曰卜曲禮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説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

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為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二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為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分扶問反　疏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為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

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　疏曰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為常祀故郊為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疏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占得吉日則改牛為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為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鬼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春秋左氏傳

公羊子曰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曰或言三卜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據俱卜也疏曰祭曲禮上篇云卜筮不過三是其舊典之遺存鄭玄云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是也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曰周禮大卜掌三王之龜易義亦通于此然三卜是禮理應不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傳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禘比祫為大嘗比四時祭為大故據之疏曰禘嘗不卜者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

太廟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之類皆不見卜筮之文故言此禘比祫爲大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是以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彼注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亦通于此也嘗比四時祭爲大者以此傳配禘禘既大於祫則知嘗大於四時且嘗是秋成萬物薦馨故以爲盛也

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 疏曰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異於禘嘗耳

卜郊何以非禮據上言三卜禮 疏曰弟子之意以爲上言三卜是禮何言卜郊非禮乎答者以爲由魯郊非正故須卜何妨天子之郊不卜乎

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

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
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
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
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
尊郊故　疏曰謂之郊者云云何氏以為郊特牲云於
郊故謂之郊禮記非正典故不從之又曰不言郊
天者謙不敢斥尊者欲道禘于大廟于莊公于武
公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巳卯烝之屬又
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大廟小於禘故也
魯郊何以非禮　據成公乃不郊恐之
天子祭天　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居
南郊者就陽位也槀席玄酒器用陶匏大
珪不瑑大羹不和為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
以事之　疏曰居南郊云云者皆出禮記郊特牲
彼文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
陽位也又云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酒醴之

美玄酒明水之尚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大珪不瑑美其質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鄭氏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藁鞂藉神席也而彼文又云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而云藁鞂神席正謂對不為壇故言掃地不全無席

諸侯祭土 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曰諸侯祭土者欲道魯郊為非禮之意也 疏

天子有方望之事 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疏曰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為四也通日與月為六星是五星為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為二十三風伯雨師為二十五五嶽為三十四瀆為三十四餘小山川為二是為三十六所注故魯郊非禮也者正以其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

無所不通 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與所不至故得郊也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故魯郊非禮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疏曰或言免牛者即成七年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内自省責而已三望者何望祭也疏曰欲言祭名文在免牲之下欲言非祭因郊天為之故執不知問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據郊者主為祭天山川

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沉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曰禮祭天至大夫者皆王制與禮說文耳其餘山川視卿大夫者小山川之屬但索牛而已又曰爾雅祭天曰燔柴者蓋以燎柴而燔之故謂祭天為燔柴云地瘞者即爾雅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瘞亦埋也云日月星辰布者即爾雅云祭星曰布孫氏云既祭布散於地位似星辰布列郭氏曰布散祭於地然則爾雅雖不言日月日月之義宜附於星故何氏連日月言之云山縣者爾雅云祭山曰庪縣郭氏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李氏曰祭山以黄玉及璧以庪置

凡上遠遠而祇之若縣故曰瘞縣埋於山足曰瘞埋於山上曰縣是也云水沈者即爾雅祭川曰浮沈孫氏曰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故曰浮沈是也言風磔者即爾雅云祭風曰磔孫氏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李氏曰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郭氏曰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北其象云雨升者無文何氏更有所見蓋患其雨多祭使上升故祭雨曰升明上水沈是祭川也又曰燎者取俎云云者所上天燎之文其七體者即少牢之肩臂臑肫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長脅代脅之屬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

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已止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主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已意汲汲欲郊而卜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神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牛不稱牲未卜日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疏曰案經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閒足以養牛牛雖一傷一死

更當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改為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體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啟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啟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攢輴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

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祟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左氏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復扶又反

公羊子曰其言之何據食角不言之　疏曰據食角不言之者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緩也辭閒容之故為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　疏曰不若食角也者言食角之時正以有不順之處為天所

災不敢簡慢故不言之耳別天牲主以角者即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是重事至尊故詳録其簡甚者正謂言之是也何者之為緩辭故以簡慢之甚言矣言簡者欲取五行傳云簡宗廟之言耳

曷為不復卜 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 疏曰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者據彼經云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 二卜語在下

帝牲不吉 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 疏曰在北辰之中者言在北辰之處紫微宮內也云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者總領天地之內五帝羣神也其五方之帝東方青帝靈威仰之屬是其五帝之名春秋緯文耀鉤具有其文

則掖稷牲而卜之 凡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

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　疏曰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者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者正謂此

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宫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疏曰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者其三牢之文出春秋說文

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宫所以降稷尊帝郊

則曷為必祭稷據郊者主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

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食也　疏曰姜嫄履大人迹所生者即詩云履帝武敏歆又周本紀云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悦欲踐之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或棄山林寒氷之上云云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是也　**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　據方父事天據方父事天者言　疏曰既以為父特祭何嫌而要須以祖配祭之乎故難之　**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之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在大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故卜者善其應變得禮　疏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者止謂天之精神靈不明察矣又曰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大微宮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

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謀是

其義

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

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疏曰此之為緩辭則成七年不言之為急辭也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揔為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則云其餘不發亦緩可知耳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等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云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宮言之者隱遜而脩之緩也曰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理雖迂誕舊說既然不可致語改今亦從之

改卜牛

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

變異 疏曰公羊傳稱改卜者帝牲不吉則引稷牲而卜之其帝牲在於滌宮三月於稷者唯具視其身體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又云郊必以其祖配者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今改卜者取其稷牛則未審傳意如何以后稷配郊必與公羊異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不未可知 疏曰下傳稱免牲不曰不郊免亦然此言免牛則嫌似不郊故云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未可知也 穀梁子曰不言日急

辭也辭中促迫不容日傷彼言之是緩辭亦疏曰宣三年郊牛之口不云日此傳云不言日急辭也者桼宣三年傳言之是牛自傷之緩此言其是鼠食牛之緩二者立文雖異俱是緩辭則辭閒容日亦是緩辭傳云不言日急辭也者此已發例則定十五年哀元年之類不言日者並是急辭也緩辭不言日者言之既是緩辭可知故不須更書日以見緩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斛渠幽反之道盡不能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言日日皆省察牛之脉角而則知疏曰展省察也傷是省察之道盡矣展道雖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是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是故不言日以責有司也牛角

云𧤗者詩稱兕觥其𧤗又曰有𧤗其角是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疏曰上文云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其此文云又食其角乃變言其故釋之云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亡無也至此郊牛復食乃知國無賢君非人所不能也謂國無賢君之故為上天之所災非人力所能禁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謂經言其者所以赦有司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

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為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　疏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又曰蓋為三望起爾者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不郊此既云免牛又云不郊者彼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

成公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子曰用者不宜用也

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月之辛

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　疏曰僖三十一年傳云魯郊非禮也彼注云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博卜春三月之義也而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後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月也又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易說文也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云不郊則不日者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則不日之文也

或曰用然後郊　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明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頖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得在日下　惡音呼又作虖好故反池大河反蜚禮記作配　疏曰晉人至於頖宮者即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于泮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泮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鄭注云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林名是也云以不郊乃譏三望云云者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何氏云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云又夕牲告

牷后稷云云者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

穀梁子曰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為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而感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

然後至具天家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齊宮衣服車馬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也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疏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之正凡書郊皆譏范例云書郊有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三也襄十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十二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

食處不敢其大二罪不異並為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年四月辛巳郊九也下傳云于之所言至道之何也然則據此而言牛有傷損之異卜有遠近之別亦在其明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疏曰郊牛日日展視其斛角而知其傷是展道盡矣即於災變之中有可善而言者但備災之道不盡致此天災而鼷鼠食角故書以識之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識哀公不敬故致天災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為可也　疏曰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從皆非郊月如有其郊並書以示譏然則郊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極多則自五月至八月其間有郊亦以承春遠近為過之深淺也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

郊三卜禮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　疏曰如嗣之意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日為郊之時則於此一辛之上卜不吉以至二卜不吉以至三卜求吉之道三故曰

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疏曰僖三十一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禮也今以三月以前不吉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謂四卜郊非禮也成十年以四月以前四卜不吉又於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五卜強也非禮可知鄭嗣之意亦以一辛之中卜至於四五月也一辛之上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四卜云非禮五卜變文云強者四卜雖失猶去禮近容有過失故以非禮言之若至五卜則是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去禮已遠故以強悍之**五卜強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

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與其亡也寧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當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游宮名之為上帝牲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付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

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者是穀梁子荅前弟子之辭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然後始繫養若六月簡訖以後有變則七月八月九月上甲皆可揀擇故傳云六月上甲始庀牲明自六月為始七月八月九月皆可簡牲自十月繫之有變則改卜卜取吉者十一月十二月亦然是繫之三月也故傳云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是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

周正是郊時之正如其牛有變然後言之二月三月亦然重妨郊故也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

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　疏曰自六月上甲始庖牲十月始繫牲自十二月以前牲雖有變不道自正月然後云牲之變乃不郊卜免牲吉與不吉如此之類皆是該備郊事

郊亨道也貴其時大其禮

言牲變之道盡悉也

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

亨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庖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

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

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　疏曰既言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

但經不書此十二月正月二月之卜郊故問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哀公十三年公會吳晉盟吳人因子服景伯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疏曰七月辛丑盟因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

之時凡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春秋左氏傳

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疏曰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稱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皞

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又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謂句芒也云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即宓戲也律歷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宓戲氏者宓字誤也當穴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庖犧氏風姓也毋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黄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若然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

正司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兼為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為北重既顓頊時為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依帝嚳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歷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虔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犧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為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為號也雖以其地為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

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此亦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犂為火官

疏曰何胤云春秋說云炎帝號

大庭氏下為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犁為火
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杜注云祝融明貌
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
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犁
兼為土官　疏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
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
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犁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
為社后土官闕犁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犁食於火
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不得又
為五祀故云犁兼也
秋其帝少皥其神蓐收
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
功者也少皥金天氏蓐收少皥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疏曰案此秋云其帝少皥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
氏與少皥金位相當故少皥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

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曰該又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疏曰案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

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疏曰案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

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並祭山川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井祭五帝但孟冬具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勾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畀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以為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　以上禮記月令

右配帝及帝臣

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朝直遥反重直龍反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非有

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重帟複帟
重案牀重席也　疏曰言朝日者謂春分朝日則張大
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
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
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
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為義又曰
知朝日春分者祭義云祭日於東故鄭約用春分也云
拜日於東門之外者謂在東郊覲禮文云次謂幄也大
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必兩處設
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
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
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
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
臣接祭之時須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一日之間
雖有强力誰能支持乎云重帟複帟者謂兩重為之云
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莞筵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

席亦當有此三重與更帀不同天官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曰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

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為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宿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而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亦自明矣

春官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藏才浪反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 見賢遍反藉在夜反下

同　疏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繅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又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説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繅藉即下文繅五采五就之等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

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　疏曰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繅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繅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又曰云繅有五采文者釋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絇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絇組繫亦名繅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裼聘禮云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亦名繅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

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鄭司農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者漢有搢紳之士亦謂搢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帶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劒也者劒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為終葵首故名圭首為椎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

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者下文有三
采者亦一采為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
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為一行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
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為二
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
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
謂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
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
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
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殺色界反下同疏曰祭
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
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
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
辰亦是也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
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又曰云圭其邸為璧者上文四

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但此圭云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二有異鄭直云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辰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為節也 同上

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禮其神也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 疏曰此圭璧謂以璧為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為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案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為天之佐故一圭是取殺於上帝也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璋邸射以祀山川彼山川亦取殺於地此不言者文略彼又有珍圭牙璋此不言者亦是文略並玉人造之可知 冬官

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端當為冕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 疏曰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

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畢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畢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案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還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　王藻

右日月星辰　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

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日月見賢遍反

疏曰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為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云宗皆當為禜者以經云幽宗宗字無義而與禜字相近故並讀為禜也禜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義故讀為禜云　詳見祭法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疏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

也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疏曰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祭月於西鄉夕之時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祭義

傳古者先王既有天

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國語周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亦有尊也虞說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

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也國語魯語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所以為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

之辭曰維其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尚書大傳

莊公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月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不以為疑疏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是王制之篇也此鲁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

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與天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旦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

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飌音風

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能他來反

疏曰云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槱得為積也云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者此

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以用煙也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義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弟四曰司命弟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是所尅為

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為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言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從先鄭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台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引此破先鄭也詳見祭統

右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